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宋籍思隆著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題跋

書印紙後

余性疎拙初注官時鋪吏授一卷書曰謹視之是吏部印紙仕之久速官之功過將於是乎考余曰唯既棄官始不加愛重士之始仕與仕而再謁選者須保官人憚保官之批印紙多靳不與以余之芻狗視之也因借去自相郵以爲保或累月不歸

或迷不知所在友人自行都歸習聞其事以余爲
非且言萬有一不實諉曰不知可乎余是其言因
索歸書卷尾以謝來者時嘉定辛巳立夏日怪矣
病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
周才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而啓榮望豈但二不
可七必弗堪將見一不成萬有餘喪故俛焉而歸
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取八
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
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
谷傳響賓送日月從容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
之曰子非霸越之人歟陶天下中須子致富宜亟
去母亂吾槩遇藍輿而來者揖之曰君非不屑見
督郵者歟宜亟歸有要于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
不若高臥北窻日到羲黃之上也

跋三朝賜齋齋倪尙書宸翰

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馬宰臣同時進擬
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

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
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
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
呼聖矣哉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
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愜壽皇之
意以繳吳城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
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
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
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慈父母之於
子故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
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
者恭覩寧宗宸翰重爲鄉邦惜

題陳少陽畫像

東

陳公以布衣扣閭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姦佞盍少避恐不減段太尉無恙時跋靈濟廟加封誥碑

石林葉君峴宰金壇之明年始刻嘉定戊辰戊寅加封靈濟廟神孚惠靈佑王之誥于石旣事父老相與言今戊辰之封王啓於前大夫趙君師舉迄今十有八年矣戊寅之衍徽號爲四則前太守丘侯壽雋實啓之亦八年于今閱令數矣而誥命積藏來者弗之見邂逅守不謹見者復玩易之甚非

所以恭上命而昭神休今大夫獨能輟費於補苴之餘奮然爲之不其偉乎而姓氏不列無以詔方來則爲義有闕因合辭來請竊惟大夫一念在民其刻是石也而豈徒哉夫昔之歲旱而禱禱而應而上之所以錫命爾神者旣如此則今之歲當如之何夫下田甫種而高者乾近溪可灌者涸守令之望于爾神猶前日也然則仰空一噓使風雲會合雷電皆至一雨霑足百穀用成神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語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於大夫亦云大夫字某今官奉議郎寶慶改元六月朔邑人劉某書

跋羅樞密黜薦士帖

前史有言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乃無所不爲今觀樞密羅公所薦八士皆極天下選又皆同時在朝蓋幾於空國而無小人矣可不謂盛歟然物盛則衰君子於此固凜凜也

跋倪尚書思遺奏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卽以其本繳申穎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穎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爲國家慮深矣

跋丘忠定處與鄭檢法唱酬集

故樞密丘忠定公以盛年亞倫魁以直道結人主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匣宜其眼高四海氣蓋一世睨視同列無足當其

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丘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跋晦菴書陶窻二大字

半山謝公墩詩云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晦菴先生匾故鄭君之室曰陶窻二公竟交千載之上故先生有云倘九原可作某人必不作半山語邂逅神游白間一笑第未知誰爲賓主耳

跋孟侍郎詩

歲辛未八月四日孟貳卿守婺賦前詩有豆籩學

舍又秋丁之句丁丑仲秋其從弟能父袖此詩過余於漫塘時丁祭甫再宿計其日實貳卿賦詩之日也相距整七年而貳卿旣葬矣古詩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覽之浩歎孟侯貴戚之卿方和此詩時蓋年踰耳順矣猶拳拳師友之誨則少且賤者宜如何能父知實此詩必知佩此意孟侯不亡矣

跋楊文公書李義山詩刻後

文公書李義山詩數十篇蓋當時習尚如此與坡

谷諸賢喜書杜少陵詩不異韓退之曰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杜元凱好左氏夫豈浮誇者覽此當得
之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文公晚悟佛理此經乃佛末後語意其書此必公
垂沒之年按公之沒年僅四十有七則氣血猶盛
壯也嗚呼豈不自知其當然者耶

跋呂子約與羅樞密書

觀呂子約丈所與羅公書知二公之所以相求者

如許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書周蠹齋集後

僕未冠遊鄉校以諸生謁故學正宋公見其高談
雄辨博學強記退而自喜曰吾猶及見古人也方
將修弟子禮會公與職教者弗合去後二年僕始
得率同志師事今吳興郡博士陳公東之視宋其
學識所到吾弗敢以淺深論而記問殆過之扣二
公淵源所自皆曰故蠹齋周公孚吾師友也今二
矣而遺文猶在子取而讀之其有合乎僕時困舉

子業謝未遑又數年僕去塲屋宋公客死西州而
陳亦官旁郡時雖記二公語而蠹齋文不可見又
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舜卿處見所謂鈔刀編者
詩律嚴整且字字有來歷有杜少陵黃山谷之風
擬騷二篇亦勝乃俛然有懷二公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書碧嵒詩集後

唐詩人如戴叔倫權德輿張佑許渾輩多居吾鄉
本朝南郭先生陳公後湖先生蘇公近世紫薇舍

人蔡公棘寺亞卿譚公皆以詩顯紫薇與南郭同
受知於王文公後湖則受知於蘇文忠公後湖辭
聘家居從其游者甚衆如洮湖之陳煙霏之丁父
子伯仲皆相與游策杖花朝扣舷月夕蓋不知幾
來徃公諱序字彥育於洮湖爲最知名初以詩受
知於向薌林薌林以寇萊公家孫女歸之會薌林
入覲高廟問中原故家悵萊公之無後薌林以一
女漂流爲士人陳某之妻對高廟惻然卽命官之
命旣下薌林爲製冠裳遣介併勅命致之其家公

始知而拜賜當時以爲盛事後立朝爲勅令所刪
定官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而卒年
來詩社久廢山川寂寞後生束於科舉不復爲詩
間有切切從事其間者父兄師友爭尤之以爲用
意不專前輩風流盡矣夫詩本於志而發於情有
人焉志有所之而不得伸情有所感而不得發凡
胷中之是非好惡皆不得暴白則聾聵人耳啞啞
人耳勉而爲文必齷齪腐爛尚何望其發天地之
藏幹神明之蘊盡萬物之情也哉余嘗以是隘今

之爲士者會公之孫俾書集後因併道余所欲言
者公家有庵在茅山之麓名碧嵒故號碧嵒居士
集

書石湖詩卷後

余與蜀李季允同爲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季允
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畱儀真余時爲郡掾無
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
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
生徃徃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

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煙蜀士大夫爭寶之
又其爲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
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余聞而私識之今觀江君
遂良所藏春日田園雜興詩卷其句律清新字畫
遒勁又熟習田家景物益信季允之言不妄

書沈少白詩藁後

詩貴乎工然非身更此境不能爲此語杜子美久
於羈旅故語多淒切韓退之游遊賓幕故語多嚴
整陶元亮志在田園故語多閑曠必熟此三者乃

知黃川沈夫子詩律之工

書李君梅花衲後

閩人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如讀桃源記遐想
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
有奇花異卉間廁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
熙間余尉江寧李魴伯鯉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
客授方山觀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上及晉
宋下及蘇門諸君子雖句句可攷而意或牽強如
兩服兩駝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妥貼今李

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犧象尊間雜以一二
瓶罌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况後視今未必
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爲之書

書尤季端遊山志後

尤季端丰度閑雅被服褒博法古進賢冠製巾從
一二羽衣躡遊山屐上下巖谷出入煙雲間僅八
九日盡得三茅之勝哦而爲詩筆而爲志詩清而
腴志微而顯當與是山俱傳甚盛甚盛昔韓昌黎
賦南山詩極其形容筆力殆過子虛上林而論者

謂曾不若杜少陵北征詩爲有補於世今觀是編
首載劉混康之謚誥墓誌以見跡涉誕謾則詞翰
雖工不足以垂世中詳天聖觀池中小蟲之形狀
以見物非靈異則寵光雖被不足以惑人末言虞
劉張三人之進以見此曹之遇否特幸不幸非真
有聞於斯道者其有功於世教弘矣欲不傳得乎
書惲敬仲詩卷後

文章所以發天地鬼神之秘寫風雷電雹雨露雪
霜寒暑晦明之變使人物蟲魚鳥獸無所遁其情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山川泉石草木不得私其英華偉麗必其氣之清也故物不得而汨之必其氣之直也故物不得而撓之必其氣之和且平也故物不得而激之必其氣之果毅奮發也故物不得而沮之汨之則昏撓之則屈激之則偏沮之則止猶之牛山之木雖日夜之所息萌蘖生焉終濯濯耳故論者謂文章以氣爲主蓋杜子美非能兒視嚴武則杜曲一田舍翁李太白非能奴視高力士則長安市上一狂人耳那能光燄萬丈與日月相爲常久哉雖然此可

與老成長者道難與後生輕薄子說恐說夢癡人前更使得狂易病柳塘憚敬仲其老成長者歟予於其姪文得其詩文一編細讀之未識其人而其清明剛大之氣已勃勃然見於文字間惜其屈於時而有未伸故猶時欠自在予更欲其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世之爭能角勝於翰墨場中者見之若紀消子之木雞異雞那能與鬪反走耳敬仲以爲何如

書修江劉君詩後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由是而言詩以述志志外無詩而近世作者求工於鍛鍊用力於模倣徃句愈工而志愈失句愈似而志愈非如曹西士所獎修江劉君之詩若淡然無味而思之未嘗不悠悠有得其庶乎

書黃葵艤艇記後

漫塘叟以一葉舟爲生涯戊子夏旱舟艤岸者連月秋水旣至欲棹舟以夷猶江湖而舟漏矣蓋久不運用之故幸覺之早亟補苴之因頗怪黃叔向

艤艇安居十年而能使不漏因語叔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無人渡而舟橫野水漏而不漏勿問可也今江天薄晚歸人爭喚渡勿問可乎叔向曰然吾當歸而求之幸而不漏猶當增葺庶乘長風而破巨浪叟曰唯哉識其語卷尾

書明秀軒米元暉詩後

李太白游蘄之黃梅畱詩烏牙山曰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句律崢嶸超越千古寺僧不異委之梁間元豐中曾阜子山

宰是邑得之驚喜顧不能壽之石使太白書蹟與此山俱傳而私以遺當路過者憾之趙似之得朱元暉明秀軒詩來尉金壇卽斥俸餘刊置軒下亦異於曾子山矣似之名佈夫其刊是詩也當某年某月日

書葉元老渠陽送行詩卷後

鄉人范寥信中初自蜀來卽丐貸爲資徃從山谷道人於宜州時防禁尚嚴山谷所與來者皆歸獨信中久畱不去山谷所與唱酬具見豫章集中若

范君可謂勇於爲義矣又竇君從周宇文卿生長田里衣食自給以是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知命客有爲言建上朱文公講席之盛者卽裹糧從之其所與文公講學具見池陽所刊文公語錄中若竇君可謂切於求道矣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不憚地之遠且險徃從鶴山魏侍郎於渠陽其爲義之勇不減范信中求道之切不減竇文卿宜鶴山所以相與者如此紹定辛卯小至十日謹書于渠陽送行詩卷後

書秦氏各孫詩軸後

陽以二五爲得中以陰居二陽居五爲得正居得其中則大本立矣而正以出之其君子之時中乎秦隱君以中名孫首以正字之蓋深於易者其孫子正雖非所識鄉評如前不忝厥祖矣口占二十八字書于後卷舊聞呂氏一千中十五名孫見此翁說與雲仍須會取是中分付略相同

書陳兄治安策後

竊觀永嘉陳君條上十事如穀粟之療饑桑麻之禦寒參朮之已疾雖不若芻豢之悅口綺繡之奪目瞑眩藥之速效循循而用之可以活民生壽國脉其功遠矣杜少陵歎民生之疾苦恨不得如元結輩爲邦伯使萬物吐氣某觀此益信君所陳策三四條爲知言且知君必能以其所以告君者告邦伯吾邦幸甚

書衢州江氏小山祖墓記碑陰

始余讀韓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嘆曰徐氏其盛矣乎百年之間而守土者相望皆能本其祖之所

自出而修崇廟貌以致其虔可不謂盛乎一日過
新句容江大夫見其出衢州小山祖墓記乃喟然
曰衢固又有盛焉者耶江徐皆衢之望余弗敢以
輕重論然廟貌之存固不若丘壠之如故凡徐氏
佩大守章而來者皆曰祖廟固不若江氏所傳之
適也江氏世裔之盛已詳於大觀所記茲不復登
載淳熙中天子慮士大夫風俗頽靡擢直臣以掌
風憲開衆正杜羣枉天下稱之實江氏之裔孫曰
溥句容其子也名公亮字元弼肅而寬有父風江

氏之大蓋未可量句容以墓迫開元縣治畛域易
紊且大觀之碑已仆後或不可攷復命固垣墉摹
舊記而復刊之以余與同寓里俾書于碑之陰

書肯父乃父誌銘後

水心葉先生之文如礪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楊先
生之字如節制兵整而不亂是誌也水心經年方
脫藁慈湖見卽落筆則肯父所以得此於二先生
必有道矣記曰幸哉有子如此僕於肯父之先君
子亦云

題張端表肯齋韡軒

故湖山堂張先生喜讀書儲書之富甲于吾里延
大學名士與其子游傾家貲不計家以是貧諸子
祇承厥志皆以書起家長之字曰端表調舍山簿
萃所得書藏修其間而徵名于余余名之肯齋又
於所居之東偏爲屋三楹日與二季游焉余名之
韡軒二字本于書若詩見者可自得之齋言邃軒
言明也夫處鮑肆而臭入蘭室而香物理固然繼
自今端表座中客吾知其必孝友人也不愧其親
而無間言於兄弟者也不然於我心獨無戚戚然
者乎故併書所以命名之意俾揭于座右

跋聽雨圖

蔡天啓中書集中有跋畫一段云余官京師十五
年日有藪澤之思偶得尺素作平岡老木以其餘
地授伯時請加遠水歸鴈以扁舟載僕因題詩其
左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
地安漁艇乞我春江聽雨眠伯時唯唯然懶不能
竟他日彥舟取去以示令戩卽取筆點染如詩明

年冬余補常倅歸過彥舟壁間見頗有佳思初夏
泛小舟至村舍歸泝珥瀆河至十八里店遇雨宿
橫塘埭下閉臥蓬中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記曩
時復作絕句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
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值江南歸鴈時自作詩畫
至今六年而竟踐之念曠蕩之可樂悼歲月之不
留於是悵然者甚久舟過丹陽宿北山僧舍因書
以遺令戢且寄彥舟以跋前畫云李伯時風流文
雅無所不學而於畫尤工令戢宗枝之秀彥舟王

氏渙之與兄漢之俱爲名侍從皆一時見推於蘇
門者余里中友王君虎文彥舟曾孫其家收古書
畫甚多竊意蔡天啓所題畫軸猶爲家寶故書其
事遺之亦綴小詩云我是江南把釣翁橫塘埭下
幾經從開編喜見詩中畫太息難追物外蹤

書鄉人公劄後

強民買田宅非蕭相國之本心無地起樓臺乃寇
萊公之盛事若時名德肯愧前修某官起塲屋者
幾年搏扶搖者萬里深識細民之情僞獨推大手

之文章扶日轂上天衢論功居首若大旱作霖雨
有識傾心胡爲幸此二千畝之田而乃肩夫數十
家之怨其實高者多在磽确或爲馬鬣之封下者
全仰隄防常憂蟻穴之潰積年之工費旣廣衆戶
之契要亦明忽當萬寶告成之時而爲一網打盡
之計黎老闔門而涕泣丁男當道而啼呼果使聞
而知之夫豈忍而爲此加以憲臺遣吏使府差官
比年之文書不用而蔽以遠年衆口之叫號不聞
而決於一口凡犬牙之相入皆虎視而欲吞惡子
追隨鼻鷓競噪里胥供億雞犬亦空更聞耳目之
官相爲唇齒之勢左輔右弼方將齊上於政塗西
陌東阡更欲相連於別墅惜哉羣小誤此兩賢繫
鴈足之書悵無從達尸鼠輩於市盍自爲謀豈惟
洗汙俗於一朝亦可激清風於萬代

書真漕德秀與建平尉兄書後

警曹官之卑晚科人所易而一道使者所以獎遇
之者如此非吾兄之賢何以受知非真公之賢驅
馳原隰周爰咨詢何以知之展卷令人三歎

書真西山漕江東日與建平尉兄往復救荒
曆後

鼓伯牙琴知音實稀運匠石斤郢質謂誰世雖相
求而巧相違嗚呼恭靖身老官微堂堂真公位高
聽卑惻怛視民端由已饑上令下行朝聞夕馳下
請上從響與聲隨使彼疲羸皆飽而嬉一卷之書
子孫寶之豈曰私藏百世之規

跋湯侍郎東野勤王錄

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於羈旅中從史上變以弭
亂萌遂使江淮千里之民一時免墜塗炭又能辨
明受僞命於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利
之人而實不虧於臣節使十萬勤王之師直前不
誣非其見大義昭然如日月之明臨大節屹然如
山嶽之時處大事恢恢然如匠石之斤庖丁之刀
刃游餘地疇克爾世降才難讀其家所收記錄諸
書令人浩歎紹定癸巳陽復後十日鄉後進劉某
謹書于少師五世孫岨所示勤王錄之末

題得軒扁

予觀世間貴者役於名富者役於利貧賤者迫於
饑寒鮮有自得者予家年來屋可蔽風雨田可給
伏臘嘗仕矣無戶役擾嘗學矣無緇黃巫覡費兒
孫長有書可讀親朋至有酒可飲夏葛冬裘晝嬉
夕息於予計得矣陶詩聊復得此生取以名予軒
云

書徐君家訓後

先正司馬溫公用古喪祭禮屏去釋老行之洛中
當時士大夫化之者僅數家徐君申伯毅然不用
釋老而以古喪祭禮行之家其不見是於流俗宜
矣釋老之不當用固非一端今姑摭其近而易見
者爲徐君言之夫人以家之不足而乞假於人必
卽諸有餘者以彼之有餘故能濟我之不足今之
爲釋老者剪其鬚髮棄其族姓忘父母之恩絕兄
弟之義揆之三尺不孝不友罪無大於此者而自
其宗門中言之終身不犯戒律者有幾則其罪蓋
不止於不孝不友彼自求以逃於人禍天刑之不
暇而吾輩反欲因以徼福於亡者得乎夫六經論

孟之書所以垂訓萬世不可凋滅者以習其句讀
通其義理推而行之可以致君澤民開物成務故
也今之爲釋老之徒果皆能習其書之句讀通其
書之義理否彼所謂書誕者不足信要切者不過
欲人自修耳於他人何有焉藉有習而通之彼方
自私其身不屑世故肯饒饒然誦其書以乞食於
人否況今之所謂法事僧道承舛聽訛動輒可笑
而謂此輩能爲吾亡者徼福不幾於厚誣亡者乎
經曰望柩不歌又曰忌日不樂以哀樂之不可並
也今其徒所用螺鈸等乃胡樂耳所作道場又時
時附會歌曲抑揚其聲以取媚於俗不異俳優之
爲而以施之喪祭得乎又始死肌膚欲潰尤惡震
動故亡者未殮或有雷聲必須用物鎮壓此其爲
慮甚遠今早夜多張燈燭震金鼓於棺柩之前惟
恐其徒之不衆器之不具聲之不闕無乃太忍乎
經曰祭之日思其所嗜又曰思其居處孟子曰牲
殺不備不可以祭而今也類棄其嗜一用素饌亦
有去其家庭而祭之釋老之居者是所嗜與所居

不必思而牲殺不必備也昔之人有行之者梁武帝而武帝幽執而死宗廟果不血食放而行之可乎而流俗之人方篤信固守真大可謂徐君不彼之謂而反憂彼之謂我過矣

題桂山君與周西麓帖後

人倫大要在孝與慈桂山君垂沒拳拳爲母求銘囑子以學孝慈具矣此蓋天命之性與生俱生釋氏反此而曰能識心見性吾不信也紹定改元春

題桂山君王伯奇所書馬少游後

知子莫若父觀桂山君臨終書以遺其子辭意各異其處之審矣昔陶靖節不察其子之所能而槩責之杜少陵不察其子之所不能而槩譽之故二家子終於無成桂山君得之雖然處者易出者難出者勞處者逸馬文有缺文平生之言度少游必不慕伏波後日之事故余敢爲淵道賀紹定改元仲春朔

題桂山君所書和氣敬愛忍耐輸機八字後和順之氣積於中而敬愛之情達於外蓋兄弟之

常而妻子間之則臨事必將求勝臨財必將求多
求勝則爭求多則奪忍耐以抑其求勝之心輸機
以息其求多之念桂山君之慮遠矣

題趙章泉所作桂山君祠堂記後

章泉先生頃歲爲同年余子壽作兼葭閣記屬某
以書今王深道復俾書此殆與先生意合桂山君
深道之父諱木字伯奇余嘗表其墓云紹定改元
二月五日

書所題印紙語後

王深道將行語某曰某之來也國子周先生與二
三名人以詩送之意皆屬子今歸矣子寧無言乎
應之曰余安敢忘言狐諸君子厚意抑余聞樵牧
異趣農賈殊宜故語樵者以牧之閑語市人以農
之野意必不領顧某如鷓鴣尺鷃躍不過數仞巢
不過一枝而諸君鵠立鸞停方刷翮而游紫清某
如穴蚓井蛙惟時從草間引脰一鳴而諸君如蛟
龍得雲雨方掣電轟雷霆其不同如此藉子郵吾
言能不曰是不祥語胡爲至於我乎深道曰不然

則爲書頃年批印紙數語以遺之

題趙景壽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壽詩讀之甚似某丙寅丁卯間在越上所見亡友趙蹈中詩蹈中達而死其兄履常言獨不苟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壽宦不達又不得年非其故人爲發揮之則銜冤地下矣深道勉之紹定改元

題王深道家晉埽誌之後

晉埽誌與保母帖同出於今代或者王氏復興之

祥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宋籍令改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管玉局觀塘病復劉學著
銘箴頌贊致語疏附

文房五物銘得軒初成張簿送筆墨硯檀香

壓尺水晶筆架戲答

平而泓盡墨之銳而不與墨爭吾是以知爲端溪
之舊坑也圓而勁免冠而髮逾整吾是以知爲中
書之毛穎也凝青煙玄之又玄吾又以知廷珪之
不死家法之有傳也直而砥黃中而通理使吾雲

煙落紙而邊隅帖然若長城之衛者非守西河之
檀子歟雪崖冰趾離立而不倚使吾中書君時與
其膠漆之友高枕其間而不躡問誰王者則吸風
飲露之仙子也猗歟得軒葦爾何以有此蓋榭室
張自主人憐其文氣之衰贈此五者以扶持而振
號起之也

座右銘唾面自乾史以爲婁公盛德漫塘叟
曰未也臧孫有言曰美疢不如藥石口藥
石矣宜從而味之可使徒乾乎廣其意爲

座右銘

唐有宗工廠德有容曰惟婁公非意相干唾面自
乾坦然而寬唾必有由唾必汝尤宜反而求求之
而得味我藥石君子之則

拙齋銘京口郡寮陸君以拙名齋書來速銘

因爲之書

仰而盱俯而趨揣勢視時如盤走珠求之而得如
鼓應桴茲巧之爲而巧者劬言之質扣之實介然
自守泊乎其無術或乘流而止或投機而失茲拙

之爲而拙者逸去拙而巧以逸代劬其可得兼熊
掌與魚人之言然於予則否揚興詭對嗇夫利口
無益於得而顏孔厚宋璟之剛韓休之直豈以直
尋而遂枉尺由是而言命乃在天巧徒爾劬舍旃
舍旃巧則劬矣而又失已藉獲所求如負塗豕墻
間厭足妻妾所恥拙者既逸得之則榮不幸而失
非念所經進退綽然山高斗明拙者誠巧巧乃大
拙因君名齋遂我拙說

牧齋銘 王丹陽簿周君鑄以牧名齋徵銘于

漫塘叟

柔順自牧詩著歸荑卑以自牧易謙之辭義取於
養所以爲牧卑順自養維日不足如噐之虛入者
受焉如澤之虛可來百川勇哉子路聞過則喜顏
有若無庶幾聖矣苟失其養噐盈爲害眇然一身
孰擬其大愚而自用賤而自專迷方而行速禍招
愆爲聖爲愚機括在是凡百君子夕惕若厲

定齋銘

物來而競物去而定以是銘齋子烏乎正往一乃

心母爲物勝霖雨大旱舟楫大川吾不矜簞食瓢
飲曲肱而枕吾不病吾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亦
非以栝椽爲仁義杞柳爲性者也

澹齋銘友人丁國賓名所居之室曰澹齋求

銘于漫塘叟

當暑而葛禦寒而裘象牀玉手熨帖和柔澹然此
心卒歲無憂積粟如山量畜以谷酒池肉林饜飫
童僕澹然此心不負此腹惟子丁子筆耕以獲豐
儉有時喜愠無作饑速瓶空寒陵衣薄先生澹然

隱几南郭揭此名齋展也無忤

簡軒銘余旣爲符伯壽作簡軒二字榜銅陵

治事廳側因爲之銘以致朋友切偲之義

丞之在邑位高而偏松竹之間吟哦自適崔子始
之韓子紀之簡以名軒其尚以之律已以簡簡則
易足豈其哆然以人從欲臨民以簡簡則民便豈
其紛然傷和召怨常平之儲免役之征版籍推受
我爲民正敬之戒之則罔所愆居敬行簡雍之言
然

悅堂銘

事親必悅悅親有道孝友之尚詩書之好聞義必
徙非彝罔蹈則親之心無貳無虞含飴弄孫以怡
以愉芝蘭玉樹茂長庭除舍是不思惟日孜孜衣
必輕暖食必甘肥異乎曾子非余所知

徐君易齋銘

五十學易聖有成說比其晚年韋編三絕子年方
壯子氣方銳易以名齋泰哉取義學易有道觀象
玩辭善惡之幾必先知之行其善者而戒不善于

以求之其則不遠

宜齋銘爲監權院門孟君作

高位難安重祿難干烏乎宜乎抱關之官

守約齋銘蜀李平叔秀崑子求齋銘于蔣良

貴良貴名之守約且記其說漫塘叟爲之

銘

惟顏氏子爲已之學厥聞既多必守之約蓋方其
初審問謹思亦旣得之則弗失之方寸湛然日星
明只其怒不遷而過不貳一唯之悟參也其亞賜

多乎哉我則不暇

扇銘

竹爲骨紙爲容不受朱粉污不煩針線縫動則四座清風靜則天下隆冬

王深道硯銘

達而直者理也圓而方者形也孔思周情用晦而明

龍股草子箴呈史守侍郎

彌堅

下隰之早厥草惟喬是名龍股不殖而饒旣華而實匪麻匪蕎終朝採之不盈一瓢載春載飾以永今朝維昔范公進烏昧草仁宗愛民震驚聖抱內示六宮外謀諸老振廩發粟澤潤焦槁龍股烏昧是或一道皇乎聖君不愧仁考誰爲范公言之在早

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

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母怠母荒
上帝臨女

司刑箴送王牧仲爲黃州錄參王牧仲天資
開爽不患不明家傳清白不患不廉是行
也實爲通籍之地余懼上官或以意望吾
牧仲牧仲或以意迎之也故云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憫惻曰彼嘉
師于獄之麗繫我淑問貌溫氣夷以察其情以盡
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二典旣邈五疵參互反

惑於辭貨誘於賂來牽往還內偏愛惡惟明能察
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
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
未怠根連株逮捶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右覆
之翼之罪雖貫盈罰不毫釐曰吾之明非闇於理
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下獲乎上志乃可諧意鄉一
分職爲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
疾顛名義凜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琴堂箴寄羅新淦愚

百里之寄民命所繫公則堂堂不爲物制明則皦
皦不爲物蔽廉以風厲寬以撫字終之無倦盡善
盡美旣善美矣而不免議謂公賣直謂廉飾僞明
爲苛刻寬爲縱弛以無爲有以似爲是反而求之
盖亦有自繇恃其公而行之銳辯是與非疾怒盛
氣繇恃其廉表表自異謂人弗如濶步高視寬以
自喜縱舍惟意心以自多察及微細媚者因之旁
證曲指怨者乘而謗讟滋起古人絃歌厥有微旨
欲平此心處事以理順理而行不參以已功成不
忌名成不毀書寄琴堂勉哉無替

理曹箴

錄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
椽司獄之成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脫而收盍重
而輕善者懼矣爲惡曷懲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
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神之聽之
福祿來寧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婆女

於皇聖朝官以民置維時司征職分民利見利思

義君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貨
環萃顧瞻後先目動心醉用焉而便服焉而宜則
賤售之以歸其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則寵取之
以媚其貴有竊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
下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不苟同景星鳳芝宜持
其平而制其弊使下無怨而上不匱時方營營求
利之羸額徵其故歲課其盈日比月校而責所負
吏奉急符闕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彼士農
工視我蔑如維此商人星馳露宿後此毫分仰事
俯育未能經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之忍復奪之賢
者處此鹽車之驥欲足之展而與之曳抑余有言
人毋自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兼斯二者可通神
明明明上帝寧莫我聽寬之一分聞于四遠水浮
陸奔我舟我輦昔憂其乏今見其餘謂余不信請
質詩書

酒官箴送趙禹仲之官常州

惟酒亂德先聖所惡子方妙年而司權酷然古君
子職思其居既居其職可不思歟出納之各有司

之謂會計必當毋付之吏市道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來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盎羸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撞搪叫號罔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責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遠濟世美邇奉親懽萬里夷塗爾車俶載尚謹旃哉毋輸爾載

任齋箴贈金壇尉惲堯章

聖之任者實維阿衡聿求其初莘野躬耕一朝幡然釋耒而起以天下重自任於已欲使是君爲堯

舜君欲使是民爲堯舜民一毫弗如我事有愧一夫不獲若撻之市有夏之末佐興唐虞尹躬暨湯猗歟美歟下迨漢臣道不及古猶謹厥任罔敢自恕越國謀人後耿先韓成而歸之一語不寒梁王墜馬賈傅自傷曰傳之罪臣何敢忘魏相爲相惕然內省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後之君子鮮克知此勉效一官苟焉而已害所當去利所當興曰毋自苦以賈怨憎藉不得已而啓其緒抑之則悔怵之則沮或勢之改息而弗爲曰藉有成誰爲爲之推

而上之以事其君苟蠅營以終其身有善弗陳
有過不諫曰上意異毋固相反或開其端使之自
擇以幸他日文過塞責或於其間視勢遷就庶幾
他日兩不任咎主德曰睽民瘼日滋惟彼不任以
至於斯我車旣攻馬壯御良我才旣宣巨棟脩梁
夷途萬里須我疾馳明堂九筵須我成之任哉任
哉勿傾而止齋以任名勉哉君子

姪孫子敬字直孺箴

禮之大端曰毋不敬慢易輕率爲學之病持敬之
道一而不一不貳以二斯直之謂內志旣直則無
邪思由是而之厥塗孔夷名汝曰敬字汝曰直孺
子勉之可以入德

戒陳外第諸子

維汝之父實我同生汝父服終我言汝行孝以事
親敬以事先兄友第恭勿容間言內外必嚴出入
必謹庶身之修而家亦正謙尊而光傲實凶德存
心必恕臨事毋刻歲計在春日計在辰若士若民
罔或不勤內不自強晏起安坐一朝時過寧免寒

餓進實山成涓流川竭若富若貧皆須儉節內不自量惟務美觀一朝力盡徒成笑端勿恃有理易興謀訴勿恃有援運輸稅賦一有追擊辱及門戶隣里貴和細故宜忍交友必擇邪諂勿近一或反是必生悔吝凡我所言確如金石尚念之哉謹勿虛擲

贊頌

漢高祖像贊

冠竹皮冠絳衣玄領羸項前驅英彭後乘八荒爲

金鼓以洪鑪續夏殷周立我漢模何可恃三尺劍何足徵先入關帝主有真隆準龍顏

顏魯公贊

學爲孔子學爲孟軻書非聖而不讀道適正而靡他見危而怵懦夫孔多公有遺文簡編錯落氣雖勁正而學則駁降衷秉彝固非外鑠見義而前萬牛莫曳論功于唐於公爲細以迄于今天地奠位世方恬愉堯言舜趨利害毫髮局縮轅駒人禍可逃天刑爾誅勿怖於死擇善不審公則死矣生氣

凜凜死生俄頃勿謂不聞公則死矣萬世清芬我
贊公像匪公之爲母貳爾心以警有位

三賢堂贊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其出也股肱聖朝綱維區宇
其處也激萬代之清風立當時之砥柱堂堂魏公
爲時碩輔業廣功崇鸞停鳳翥就養琴堂幅巾容
與脩脩後湖潔身遐舉蹇驢花月短蓬煙雨永謝
蒲輪考槃茲土出處兩得異世同譜不悼其窮不
忘其忠摩青天貫白虹挫佞諛摧姦鋒使宇宙重
開日月再中出兮膠庠之下士處今社稷之元功
維桑與梓有來必共嗟嗟乎陳公

宜興先賢堂贊

學必釋奠其國先師先師者何士之表儀古道雖
遠猶有存者曰鄉先生則祭于社偉哉八公斯文
之宗有德有言學博詞工或時之逢襄我祖烈其
垂於時凜乎風節於此焉居於此焉寓老仙樂此
至忘蜀土以誦以讀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
歟而學不奠而社不祭邑政之闕邑人之愧棟宇

煌煌像設堂堂于豆于登以謹烝嘗伊誰云始大
夫趙氏咨爾邑人景行行止

楊慈湖贊

水之澄月之明先生此心次寥太清

羅樞密贊

柱石之英丘園此情慨幅巾而野服徒炳炳兮丹
青

又

文也而亞倫魁學也而爲帝師道也而爲世輔鳴

呼公平未爲不遇年也方強志也方剛風雲會同
股肱其良論諫百篇日星耀芒公平亡矣而有不
亡

趙章泉贊

貌恭氣和無月下敲推之勢神清骨聳非山頭瘦
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

真西山贊

中國相司馬和氣滿華夏惜哉民始蘇身已要人
扶

徐毅齋贊

巖巖乎泰山凜凜乎秋霜烈日一辭不屈而况其
膝萬鍾不受而况乎百鎰五十鎰偉哉此公勁氣
摩空我見其貌已得其中惜也人見其介未見其
通

中庸贊

受中以生賢愚則同行所常行命之曰庸去聖逾
遠精一弗傳賢者過之愚不及焉此亢而高彼巽
不爲各倚於偏汨我民彝中庸成書實子思子使
知中德卽世常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不盡分
誰執其咎天下國家本之者一曰修身耳外此無
術猶饑必食猶寒必衣穀粟桑麻日用無奇勿謂
其粗理不啻足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勿謂其難理
非外鑠造端克謹鳶飛魚躍大書深刻寂寥兩言
亦旣見止領會其元

西岡李氏瑞竹贊

一幹二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
由上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棲彼兩岐之麥方暑而

秋並蒂之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
則其爲瑞也奚疑維唐李氏於赫厥裔枝葉之蕃
厥本不二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
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若弟少長相嬉匪伊異
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李君諸子能相友愛
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自今邑之西郊有連
名桂籍並轡金門者必李氏之弟昆也夫

張端衡古樹贊

皮之輪皴蒼龍之鱗葉之葳蕤垂天之雲雲升龍
騰萬象披靡疾雷破山怒風立水我嘗過此六月
長江恍然見之夫子軒窗老榦撐空綠陰承宇隱
几悠悠清香一縷

拙齋頌邑大夫陳君采取陽城語榜邑治廳

事後貫廊曰拙齋徵銘于叟叟以爲君子
才無所不能而居之謙明無所不察而養
以晦今茲名齋意亦倣此而此意不可不
白也乃爲之頌與邑人共歌舞之

齊以拙名厥義維何請繹其旨播之聲歌拊之字
之惟日孜孜我心之勞爾民之嬉催飭其輸科賦
厥須我政之拙爾民之紆拙豈有心巧亦所欲任
人牛羊當謹芻牧彼饑而啼忍奪之食彼寒而號
忍斷之織期會之愆西曹嘖言謂我爲拙我拙實
然追胥之嚴鞭笞之苦當官而行莫予敢侮民力
之殫吏責以寬茲其爲巧豈予敢安予非素餐以
拙自恕邦賦有經邦用有度取所當取不求其餘
寬所寬寬不責其無茲所謂拙直在其中神之聽

之萬福攸同

自贊

道與予貌天與予形予貌予形兮合愧丹青抑丹
青有愧兮曾莫狀其中扃寫此貌時予年二十有
六今又二十有六矣見者至不知謂誰蓋予貌
之改如是而予心罔然行不著習不察猶前日
也予是以懼自今以至於死不知尚有二十六
年否使又二十有六年而行不著習不察祇如
今日雖不死猶死也可不懼乎

致語

宴金壇邑官致語

方地百里幸多賢大夫有友五人亦皆鄉善士暇
文書之休暇接杯酒之殷勤豈惟桑梓之必恭蓋
亦草木之同味恭惟某官秉心日月律已冰霜布
縷粟米力役之征欲緩之而未可財貨本末源流
之事皆公爾以無私庠序申教而俗已成藪澤效
靈而禱必應委蛇退食咳唾成詩奚止過淮南之
小山信所謂河間之大雅扶杖癯老空擬借於寇

恂持橐從臣已爭雄於密令某官才足以應變智
足以識機保身遠慕於哲人袖手聊同於巧匠鵬
搏甫息於六月鸚飛卽上於九霄某官粹然天姿
凜乎風力勾稽謹而民受其賜期會信而吏畏其
威寧久卑遲若鸞棲於枳棘佇登華要猶鳳鳴於
梧桐某官遇事如太阿出匣之初藏用若庖丁奏
刀之後南昌隱處企想前人北海尊前不遺來客
如聞薦墨已徹凝旒某官識閭闔之隱微盡夙夜
之勤瘁循初意以勿失躋榮路以非遙衆官處齊

民四境之中有揚子一區之托花村月皎曾大吠
之不聞梅雨時來於象龍乎何有甫霈傳岩之澤
又開衡嶽之雲凡此宅生疇非藉庇一笑相屬羣
聽具孚小隊出郊垆已不憚草堂之過中盤堆首
蒼涼弗鄙玉川之貧况亦有細腰舞皓齒歌不復
慮黛眉愁紅裙濕式宴且喜不醉無歸某猥廁賤
工敢陳薄伎 百里兒童沸頌聲湖山堂上集羣
英德星欲應今宵瑞霖雨先開昨夜晴正是壺
中銀漏永不妨坐上玉山傾明年此會君知否

冠珮蟬聯拱聖明

疏

率鄉曲助李兄赴省疏

李兄身有七年之病堂有九表之親田收不盈十
石而有八石之租日費不下百金而無一金之入
重以免舉當爲南宮行久矣杜門誰爲東道主顧
啜菽之養如許則行李之費可知竊惟年來連值
歲稔農有餘粟下無窮人惟士爲然可哀也已伏
望或以同里之故或推錫類之仁少輟方兄以濟

行色庶幾壽母亦有歡顏

薛步橋疏

地承薛氏故家之姓猶鐵爐徒有於舊名橋當茅山諸水之衝非石甃莫爲於久計欲巧匠之斲山骨必仁人之發善心出囊中之藏倘無間於上士中士下士紀目前之實當不憚於大書特書屢書

代上礪橋疏

地勢遠連於陽羨湖光近接於長塘是曰上礪爲都會橋一壞而不復過者病之事屢矣

施者勸矣茲懲既往以利方來謂哀金得二千紙庶圜石支數百載游其上者如躡足於雲梯側而視之若身臨於洞府足爲壯觀尊重吾鄉凡我同盟母吝喜捨

六相堂疏

去其俗之淫祀偉是邦之大夫奠于國之先師屬吾黨之小子蓋乘其機則可定民志而因其地則不費人謀與其使廟貌虛而過者有上雨旁風之嗟孰若使典刑存而來者有高山景行之仰雖鄉

之耆舊比德者衆而國之丞弼於義當先有如獨立不動而起敬於前賢先事獻言而簡知於明主或直而不訐或和而不同或風采振於臺端或澤潤周於嶺嶠雖相望於異世然皆上於政塗可但南徐江山發數千載之秘抑令我宋宗社垂億萬年之休尸而祝之理則然矣然而棟宇盍葺像設當嚴幸男邦之政雅欲成終而公孫之家皆欲經始宜合厥費以底于成庶州黨聚觀共侈衮衣之盛英靈如在不殊晝繡之游

靈濟廟路石疏

川谷之能爲風能爲雨衆所歸依道路之可以北可以南法當平易况靈湫相距十里而通衢可達四方春夏常齧於波濤秋冬易沮於泥淖捐金以助儻共推鄉曲之情伐石以鋪庶允合神人之意

代廣仁庵僧注飯米疏

破屋破墻乃廣仁之舊宇老僧老行皆逆旅之貧民彼旣窮而無歸此亦過而弗顧可使孤魂有主不妨舊店重開某人已自判護身符死且弗怕某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一
人不會做無麪餅去復何之好人相逢大家忍耐
况維摩居士許爲着力常平請俸可以申官便是
日生全勝旦過莫道擔冰就水無可支撐但願積
土成山從今響合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